

## 聖方濟各·沙勿略的傳教靈修

張春申

### 導言

傳教主保、聖方濟各·沙勿略，在十六世紀近代傳教初萌時代中，成了一位傳奇人物；經過後代聖人傳記作者的誇張，幾乎跡近「神話」。

在一個以付洗衡量傳教的效果，以奇蹟為傳教標記的背景中，對於沙勿略在東亞付洗數字幾乎難以確定，十萬？六十萬？一百萬？甚至達到幾百萬之譜。至於他的奇蹟也是傳說紛紜，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能通萬國方言。但是這些傳奇性的資料，經過當代史學家、舒寒墨(G. Schurhammer)神父四十五年的研究，已經真相大白。沙勿略一生付洗大概不出三萬數字，而他自己在致依納爵的信中，承認土人的語言不易學習。

另一方面，自當代的傳教神學觀之，沙勿略的時代已經過去。以付洗為傳教的惟一要務，已不再為今日的神學採用。他對當時的回教以及印度教之嚴厲批評，幾乎與現代傳教之宗教交談背道而馳。沙勿略在日本開教時，相當注意「適應」，但是這僅是一種方法，並非真對本地文化的重視，也不是我們所說的本位化。

的確，傳教主保、方濟各·沙勿略的許多神學思想，已經無法成為楷模。但是，他的傳教靈修仍是萬古常新，值得令人緬懷。沙勿略

爲後人留下不少信札，以及那時認識他的人遺下的著作，都有助這方面對他的研究。本文分爲三部分：一、沙勿略傳教靈修的基礎；二、沙勿略傳教靈修的考驗；三、沙勿略傳教靈修的成熟。

聖方濟各·沙勿略（1506-1552）是西班牙巴斯克人。1525年在巴黎求學。1530年結識了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。二十七歲回頭，改變了他的理想與抱負。三十一歲晉鐸。1541年揚帆印度，十三個月後抵達目的地。此後便是十年的密度使徒活動，分爲在三個傳教區的階段：印度（1542-1544），馬六甲（1545-1547），日本（1549-1551），他在每地駐留兩年左右。最後，1552年12月，他孤單地面對中國大陸，死在上川島上。1622年3月12日被列入聖品。

## 1. 沙勿略傳教靈修的基礎

沙勿略傳教靈修的萌芽與茁長。我們根據他在巴黎回頭直到葡萄牙里斯本揚帆東來，十多年來的基本方向，加以描述。當然，靈修生活是動態的，不斷在進展中。這部分所說的傳教靈修基礎，直到他生命的末刻，常在加強而支配實際生活。

沙勿略本性強烈，富有野心，渴望做大事業。一旦回頭，在依納爵神操的指導下，他的本性便提昇到恩寵境界，出現在擴充基督神國的理想之中。所謂恩寵並不破壞本性，沙勿略的靈修基礎十足反映出他的性格。我們可用下列三點來指出他傳教的面貌。

### 1.1 一個充滿傳教夢想的人

沙勿略充滿夢想，這是非常真實的。舒寒墨所著《東亞宗徒》中

有這樣一段記載：

「復活節後，他們胸中充滿著愉快，跨着輕鬆的步伐，啓程回威尼斯。在這樣的環境中，我們的方濟各教授胸中似乎懷著什麼大志願、大計劃。什麼志願計劃，請聽以下兩句夢話，當可猜到一二。在羅馬班國醫院中，方濟各同勞特利睡在房裡，夜間醒過來，向勞特利呼喚說：『還要！還要！還要！』別人問這話有什麼意思，方濟各只笑而不答；大約在夢中看見事主的工作，雖然浩大危機，但有天主振作加強，雄心勃勃，不怕赴湯蹈火，竭力以赴，猶似未足，所以不覺喊出：還要！還要！又有一次，在行程中的夜裡忽然驚醒，告訴萊以納說：『唉呀！我累極了，你知道這話有什麼意思？我夢見背負一個印度人上山，比鐵還要重，幾乎把我壓死呀！』……」（光啓出版，頁二七）

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可見沙勿略在神操「神國」的瞻想中早已夢想往印度傳教，如同「神國」瞻想所要求的，成爲一個慷慨大量跟隨基督君王，征服全球的人。所以一旦當依納爵命他往東方傳教時，他愉快地答說：「神父，我在這裡，我已準備好了」（同上，頁三七）。事情是這樣的：當時葡王通過自己的駐教廷大使，請求教宗派遣傳教士往印度工作，教宗想起了正在羅馬的依納爵領導的小團體。初次會商，決定了二人前往印度。大使準備起程回國前日，二人之一才回羅馬，可是滿身是病，無法隨行同赴里斯本。於是，依納爵臨時改變決定，請沙勿略代替。而這個曾經夢想在印度傳教的沙勿略，立刻答允，翌日動身起程。所以我們說他是一個充滿夢想的人。

沙勿略充滿傳教夢想，在他未來的生涯中，夢想在現實中實現，

實現之後又有夢想。於是不斷地爲了傳教而在夢想之中，當然夢想的根源是比人的夢想更加偉大的天主。沙勿略一生便是在實現傳教的夢想。

## 1.2 一個充滿傳教克己的人

依納爵神操的「神國」瞻想，果然激動人慷慨獻身，但是卻要獻身的人，「攻打一己的情慾，割斷肉身及世俗的私愛」。這爲一個充滿理想的人，更爲重要。事實上，性情激烈的沙勿略，在這方面也透露他的本性。舒寒墨記載沙勿略在巴黎舉行神操說：「我們的方濟各，用出全副的精神，慷慨而熱誠地舉行這退省神工。數天粒米點水都沒有過喉，爲補贖在色納島遊戲競賽的虛榮心，並拿細而有結的繩子，把手臂腿脛捆得緊緊的，以致繩子深入肉內，實沒法解除，兩天工夫，痛得鑽心入骨……。」（《東亞宗徒》：頁二十）。

舒寒墨又記載沙勿略在威尼斯絕症病院發生的一件事：「有一天一個病患，請求在背上抓抓癢，但是方濟各掀開背，發現一個惡瘡，臭氣沖鼻，幾乎把人窒息悶死；但是聖人克制自己，仍然伸手去把惡瘡擠抹乾淨，以致一夜工夫，喉嚨裏作惡欲嘔，似乎受了傳染一樣；不過從此以後，我們的聖人，完全戰勝了自己，不論什麼病人，不論什麼惡瘡，都不能引他嘔吐了。」（同上，頁二六）

對於自私自愛，一切不良傾向，沙勿略一生按照神操精神攻打不已。在罪的奧跡中，深深地體驗自己的軟弱，愈來愈發現人性所受的束縛。1549年6月3日，那時他馳騁東亞，但是還寫信給一位馬六甲的初學生，要求他說：「在一切事上致力克勝自我，抗拒你的貪慾所渴求的；尋找與樂受它所最害怕與逃避的」。

在傳教靈修觀點下，克己精神培養成沙勿略行動上的自由。在未來的使徒工作中，他將對自己的身份（教宗特使）、成功與失敗，一無牽掛。四周的環境，衣、食、住、行的困難，無法阻止他夢想的實踐。人事上的順逆，更不能影響他自由的心靈。

### 1.3 一個充滿傳教共融的人

依納爵神操的神恩便是在代表基督的羅馬教宗旗幟之下，與人類之仇敵撒旦對立，此種服從教宗的教會意識，深植在沙勿略傳教靈修之中。後來他以教宗特使身份東來亞洲，但是依然體認大公教會的共融。1544年1月15日，他寫信給耶穌會羅馬弟兄，其中一段呼籲歐洲教會關心傳教事業，他說：「在這些地方，教友被棄置，沒有人過問，根本是因為沒有人願作傳教的聖善工作啊！想到其間，好幾次心血沸騰，巴不得飛到巴黎大學，向那些有學問的人士大聲疾呼說：『有幾多可憐的人，不願升天堂，而要下地獄，這都是因了他們忽略的緣故！讀書求學要不斷地想：天主賞我這些長處和才幹，爲要我照著天主的聖意行事，來光榮天主；該向天主說：天主，我在這裡，你願我作什麼呢？請差我到你所要我去的地方；若是好的話，請你差我到印度去吧！』」（《東亞宗徒》，頁六五一六六）

這種深度的教會意識，具體地又表現在修會團體中間，沙勿略在遠東傳教時，同樣感到自己是耶穌會所遣發的，所以雖然他獨當一面，處理與決策教務，還是常盼望會有依納爵的命令。爲他而論，服從是實現修會共融的連繫。不過，另一方面，即使身在東方，他始終神秘地感覺歐洲的耶穌會士與他共融同在。他把自己傳教工作中，困難的超過，理想的實現，都歸功於他們的犧牲與祈禱。他寫信給依納

爵說：耶穌會是愛與同心合意的團體。

當然傳教共融的最後基礎是與天主合而為一。沙勿略的靈修旅途，便是由想像及感覺，最後達到神秘地經驗天主的共融。

總之，充滿夢想、克己與共融，交織成沙勿略的傳教靈修，三者互相配合，為未來東亞宗徒奠定了一個屹立不移的基礎。

## 2. 沙勿略傳教靈修的考驗

1542年沙勿略抵達印度果亞，此後二年都在印度傳教。自1545年至1547年在馬六甲。這部份記錄沙勿略所受的考驗：大體上屬於這個階段，當然後來還是綿延不斷的。我們試用下列三項，說明沙勿略經歷的考驗。

### 2.1 傳教環境的考驗

在歐洲生長的沙勿略，進入文化迥然不同的東亞的環境，生活上不能不受到激烈的震動。在他寫去歐洲的信中，以一個西方人的感覺，對傳教地區的反應是相當強烈的。文化是野蠻的，地方是無法居留的，人民是凶狠惡毒的。那裡缺少歐洲人的食品：麥、酒、牛肉、葡萄；只有大米與豬肉。但是同樣地在他的書信中，可以間接發現，方濟各，沙勿略是這樣的一位傳教士：他遠離自己的文化，切斷了西方民族的連繫；他同兵士論軍隊，他同商人談買賣；他深入民間，同他們合而為一，為了傳教，他甚至犧牲一切肉食，任何舒適。這樣他勝過了生活環境的考驗。

另外，在這熱帶環境中，疾病同樣侵襲他；傳教旅行的工具是水路，多次他描寫海上航行的危險，一次同船的旅客在極大風浪中，甚至許願以後再不乘船，沙勿略也是旅客之一。我們尚得再說一次，沙勿略在各地宣講，並沒有能通各國方言的奇恩，他必須如同嬰孩一般呀呀學語。不過在这一切考驗中，沙勿略常常感到神慰，在他的信札中，不斷出現「感受」、「安慰」等名詞，這是依納爵神操中的用語，表示來自天主的神樂。事實上，沙勿略的喜樂為同時的人是一個特殊的標記，幾乎隨時能傳染給別人。

## 2.2 傳教無能的考驗

沙勿略是一個充滿傳教夢想的人，那麼無能的感受該是多大的考驗。

首先，以才能與教育程度而言，沙勿略在當代該是矯矯者：他聰明，他有學問，他有抱負。但是在一個新環境中，他會發現自己一無所用。在他致依納爵信中要求派遣更多會士東來時，曾說有些在歐洲地域，不夠水準的會士，大可派來東方，反而能有所貢獻。這可能無意中，寫出了自己巴黎大學的培養在東方卻無能使用。

在東方環境中，自己的才學無能應用；而傳教地區所需要的一些特長，他又會承認自己沒有。語言、體力、時間.....各方面的限度，也是傳教夢想的考驗。

最令沙勿略感覺無能的是長時間的海上航行，一方面得任憑氣象的擺佈；另一方面尚得任憑船上水手的「迷信」來決定行程與方向。一個性格激烈，急於實現傳教夢想的沙勿略，在船上發現時光溜走，

該是無能的極大考驗。好在沙勿略尚能在船上講道，或者侍候病人。總之，在一封信中，他道出無能時的心態：極大的忍耐！

### 2.3 傳教孤獨的考驗

孤獨屬於心靈的考驗，沙勿略曾經與初期耶穌會一群朋友，締結深厚的情誼，現在身處異鄉，尖銳地覺出傳教士的孤獨。

在印度時期，一位與他一起東來的會士孟西樂(Francis Mansilhas)爲後人保存了十多封沙勿略寫給他的短信。好幾封信中，可以讀到這樣的話：「我渴望收到您的信」，「我好高興收到您的信」，「多麼快樂呀！收到您的信」，「今天收到您的信，多大的安慰，由於安慰如此之大，竟然難以下筆」。這是否顯出一位孤獨的傳教士的心靈呢？

1552年，沙勿略在馬六甲收到聖依納爵的一封信，他這樣回信說：「我自日本歸來，在馬六甲收到您的信，得知您的健康與生活的一切，天主知道我是多麼快慰。您信上這句話『不能忘懷您的依納爵』使我流下淚來。我讀時流淚，現在寫信時也流淚。回憶過去您對我的關懷.....」。一封來信，使他感動萬分，這大概該是孤獨心靈得到知音的反應吧！可是沙勿略來到東方，只有五次自歐洲收到信札，這誠是孤獨的考驗。不過，在孤獨中，他始終回憶著已往的友誼，他向羅馬耶穌會神父，1548年1月30日寫信說：「我常常感到您們在我困難中的支持。我欠您們的太多了。我每想起耶穌會，便無法停止，快樂得離以下筆。耶穌會！我如何將您忘掉，願我的右手枯焦！」(詠137:5)」



最後我們能夠說沙勿略感受的是天才的孤獨，一位充滿夢想的傳教士，在那時的環境中，不易找到知音，大概是相當自然的事吧！但是沙勿略還在心靈溝通中，品嚐友誼，超越傳教的孤獨。

### 3. 沙勿略傳教靈修的成熟

1549年，沙勿略揚帆日本，在他傳教的生涯中，是一個轉捩點。1552年12月他在中國上川島病死。這幾年是我們所說的傳教靈修的成熟時期，也分三段來敘述。

#### 3.1 成熟的起點

沙勿略奉命自歐洲到印度，此後在印度與馬六甲兩地傳教，可說都是通過教會權威而履行。日本開教的靈感直接來自天主。自從他在San Tome de Meliapour，聖多默宗徒墳墓前朝聖之後，一種神秘經驗催迫他走向日本。神秘經驗與所謂的「夜」常是同在的。遠去日本自感覺而論，令人恐懼；自理性而論，放下印度與馬六甲已建立的教會團體，冒險東去，令人不解；不只沙勿略自己，四週的人也認為不智。但是沙勿略卻在內在的經驗中，發現天主直接的要求。這是傳教靈修中的神秘經驗。

論到神秘經驗，一般只注意默感生活的聖賢，如聖女大德蘭、聖十字若望。其實除了默觀的神秘生活，尚有傳教的神秘生活。沙勿略傳教靈修的成熟起點是直接來自天主的恩惠；召叫亞巴郎遠離故鄉的天主，同樣召叫沙勿略遠離葡萄牙佔據的地域。亞巴郎在信仰之光中，冒險向客納罕地去；沙勿略在神秘的黑夜中，駛向日本。

### 3.2 成熟的經驗

直接服從天主的推動，開啓了沙勿略傳教生涯的另一章，也是最後一章，在這階段，他的靈修又有怎樣的新面目呢？1549年11月5日，在日本鹿兒島，他致書果亞的耶穌會士，指出日本傳教的靈修要求。大概也是他心靈的態度。

沙勿略這時已經超越傳教工作中任何恐懼；他神祕地經驗到天主引領自己進入新的傳教領域，因此他對天主具有絕對的信賴。一切世事的變幻，甚至世人惡意的阻礙，在他眼中，都是全能天主的管理之下，因此他再也無所恐懼。他神祕地依賴天主，同時澈底地自我空虛，堅立在傳教崗位上。

沙勿略在日本，幾乎如同聖保祿一般，身在此世，心在天上。「因為在我看來，生活原是基督，死亡乃是利益。但如果生活在肉身內，我還能獲得工作的效果：我現在選擇那一樣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正夾在兩者之間：我渴望求解脫而與基督同在一起；這實在再好沒有了；但存留在肉身內，對你們卻十分重要」（斐 1:21-24）。對於日本僧人的迫害，他這樣寫說：「他們製造的凶險，實在是天主賜給我們的恩惠；假使由於我們對人靈的愛、服務與熱忱，他們來縮短我們人世的生命，他們只是天主的工具而已。藉著他們，我們每天不斷地在死亡中的旅程到達了終點，立刻實現永遠偕同基督為王的渴望。」沙勿略的傳教靈修超越生死，因為他的生命已種植在基督內了。

最後，即使他神祕地經驗到天主的臨在，依舊如同另一位方濟各：五傷方濟各，不斷地承認罪惡越多，恩寵越豐富，指點出服從謙遜的道路。

### 3.3 成熟的冠冕

1552，沙勿略回到印度果亞，重新東來。幾經周折，8月抵達中國上川島。前後一百天，設法打開進入中國的門戶，最後在12月3日病死島上。這段日子可以稱之為傳教靈修的冠冕。

這一百天，是沙勿略傳教生命的最後考驗。上川島是當時中葡商人貿易場所。一旦生意辦妥，雙方各歸原地，於是小島便寂靜無聲。沙勿略生命末期，上川島的葡國商船已開往西去，連聖祭用品也托人帶走。於是，他沒有食品，沒有燃料，唯一希望是中國商人答允承諾，送他進入中國。可是在這窮途末路的生活環境中，中國商人始終沒有出現，偉大的傳教士陷在徹底無能的癱瘓狀態之中。12月3日，他逝世時，只有一個名叫安多尼的中國人守著他，他死在孤獨之中。生活環境的考驗、無能的考驗與孤獨的考驗，在他傳教靈修成熟的高峰時，也達到了高峰。

那麼他的內心又有什麼變化呢？安多尼告訴我們，他聽到方濟各·沙勿略一再呼喚：耶穌達味之子，可憐我吧！同時也一再呼喚：至聖聖三：父、子、聖神！這真是接近死亡的神祕境界，那裡罪惡越多，那裡恩寵越豐富。靈修成熟的冠冕，也是謙卑自下的深淵。

### 結論

聖方濟各·沙勿略傳教歷史中的傳奇性，由於歷史家批判的工作，逐漸消失。他的傳教神學，在時代的變遷中，已有了改觀。但是他的傳教靈修，反而因了歷史家批判以及神學家的研究，顯得更為真實，萬古常青，足以成為一切傳教士的表率。

〈文章先見於《鐸聲》204期，8-16頁。經作者同意轉載於此。〉

**參考書：**

張奉箴《福音流傳中國史略》，卷二上編，輔大出版社。

舒寒墨 (G.Schurhammer, S.J.) 著《東亞宗徒》，光啓。

Charles Couturier, S.J. *St. François Xavier, Textes choisis et tresentes*, Les Editions du Soleil Levant.

Xavier Leon-Dufour, S.J. *St. François Xavier: Itineraire mystique de l' apôtre*, La Colombe.

S. Delacroix, *Les Mission des Origines au XVIe siècles (Histoire Universelle des Catholiques)*, Libraire Grund, Paris.